

南宋文范

第一函
第八冊



南宋文範外編總目

卷一

制一篇

奏疏十五篇

卷二

奏疏三篇

啟一篇

書五篇

卷三

書七篇

銘二篇

記四篇

卷四

序三篇

辨一篇

策一篇

跋一篇

雜著一篇

薦疏一篇

祭文一篇

南宋文範外編卷一目錄

制 奏疏

韓世忠除太師致仕制

葛立方

論治體劄子

潘良貴

論和戰守疏

張嶠

論攻取疏

張嶠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

王蘋

上高宗皇帝論遣使第二書

桐廬縣志

賈廷佐

請沿關設備狀

鄭興裔

以醫喻治疏

宋史

林栗

使北回上殿劄子

虞儔

論蜀將當慮其變疏

袁說友

嚴賞罰奏議

趙善括

上孝宗皇帝書

金華縣志

呂皓

論國用疏

宋史

請誅韓侂胄疏

宋史

都城災應詔上封事

論州縣財計劄子

項安世

王居安

徐鹿卿

孫夢觀

南宋文範外編卷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制
奏疏

韓世忠除太師致仕制

葛立方

盡瘁于國久輸衛社之忠諗疾于朝忽露奉身之請禮宜從欲恩
特疏榮竄爲進退之光用輯始終之眷具官性資英果智略沈雄
素馳玉塞之名夙稟金方之氣六奇制勝坐攄帷幄之謀七萃宣
威屢奏邊疆之捷馴致征輦之戢益堅帶礪之誠苴茅異姓之王
受鉞三方之鎮何期謝事遽抗封章其峻陟於帝師用增崇於勳
閥噫趙營平之就第豈徒四馬之思李固始之乞骸加賁三公之
位往祇休寵益介壽康

論治體劄子

潘良貴

臣嘗謂自古一治一亂不可爲常由堯舜迄於五代三千二百九
十餘年其閒所以治者無他君臣協心其相戒飭凡所施爲合於

大公至正之道而已所以亂者無他君臣異志皆務因循凡所施
爲悖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仰惟祖宗之有天下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天意人心不約而歸當時制爲法度立爲紀綱非益於國非
利於民有所弗措是以海內廓然無事百有餘年承平日久奸邪
擅權肆爲欺蔽率意改作祖宗紀綱法度廢壞殆盡遂繼之以大
亂陛下紹承大業於艱難之際焦心勞思欲恢復中原迎還二聖
九年於茲矣然而治道殊未有以稱聖意者臣謂大公至正之道
尙塞而未行也夫祖宗順此道而治其後逆此道而亂今不欲治
安如祖宗時則已如必欲之可不兢兢業業朝夕惟此道之是念
乎臣願陛下靜澄其心思祖宗創業之難念父兄遠狩之久憫生
靈常懷塗炭之苦憤土地日有侵削之憂凡下一令行一事必先
以此四者爲念然後發之於政詔大臣同心協力勿以一毫私意
曲徇人情斷自今日其已往者漸以公正之道更革之其方來者
力以公正之道固守之如四時之有信如金石之不移則天下庶

有休息之期也如其不然臣恐大事寢以大壞雖無境外之患而中國自敝矣陛下留神察焉取進止

論和戰守疏

張嶠

竊以北邊亂夏中原失守移蹕江左今已歷年所以持國初無定論大抵今日爲國家計者有三說以省事則必主和議以攄憤則必尙戰攻以保境則必須自守是三者皆未爲失計然所以爲是三者則未見其有成算也今欲和者在我而制和者彼也故雖卑辭厚禮欲以求和而彼將徼我以難從之請是和未可得也以我士卒校彼強弱則彼強我弱若遣偏師遠入敵境以爭一日之勝愚智皆知其不可是戰未可議也長江萬里古稱天險然往年敵人渡江而東初無留難是守未有策也臣以爲今日之勢當以守爲先待彼之至然後據險而與之戰待我戰勝然後和可議也昔孫吳之與東晉據江左而國皆百餘年以曹魏與石勒苻堅之彊終不能濟江而東誠以天險可恃故也況當時自壽陽至琅琊城

壁相望敵人可以朝夕相侵非如今日涉淮而北州縣蕭條敵欲
入侵須齎糧而來也然則今日之守固易於昔時矣今若經營上
流自荊州武昌江州壽春廣陵以至於建康分遣重兵各據要害
水具舟楫陸爲堡塢耕田積粟以待賊至以我水陸之便而振擊
之當可以取勝旣勝之後若強弱之勢均則當不請而自和若或
我之勢強則制和者不在彼矣如我之守備旣飭而彼不來則治
兵養銳以觀變而動此策之上者也

論攻取疏

張嶠

臣竊以敵兵去冬深涉吾地其人雖眾皆迫於威強而來各顧其
後莫有鬪心王師屢捷一朝宵遯敵之此役固有自敗之道非我
以幸勝之也竊觀朝廷士氣稍振於近年今又乘戰勝之後其銳
百倍及其鋒而用之固無不可然自解嚴之後兵疲民勞未得息
肩兼春夏以來穀糴翔踊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比者朝廷命將
遣兵出戍淮上臣竊料之此不過預爲秋冬之防耳而議者不知

便謂王師之出將先擾其疆場繼搗其巢穴深恐兵革一興未輕得息雖道路之言無足取信若待已事而言則爲後時矣臣請得以略薦所聞臣伏見春秋之時吳伐州來楚薦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楚可敗也旣而果敗楚師其後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是役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是役也吳滅巢及鍾離而還向者敵之來也頗類乎州來之師旣爲所敗而退矣朝廷今茲之舉萬一有如道路之言無乃與舟師之役相似乎臣竊謂爲今之計且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我能常守彼不能亟來藉使之來先挫其鋒於堅壁之下然後整舟楫以待之彼進則懼吾舟師之在其前退則慮吾塢堡之絕其餉不過數年敵必自病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自古敵之侵軼多出此塗強敵詭計不測他時或

更相侵彼若見兵於淮汭而潛出於荆湘是攻我不意也臣願速
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益市耕牛運糧種以資業
其餘民依倣魏晉之法與民分種官收其二而民衣食其八不過
一再熟之後士氣益振然後觀釁而動一軍出武關而入函谷則
天下不足平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九月一日面對劄子

王 蘋

臣聞和氣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一身也保和氣者其國治保元
氣者其生全故人之恃元氣以生所以保養之者其精在於喜怒
哀樂之際而其粗在於飲食起居之節有天下者恃和氣以爲治
所以培養之者其微在於心術之感通而其著在於百姓之休戚
此不可不察也昔東海殺孝婦而旱顏真卿辯獄而雨以匹婦之
冤與獄之情乃能感動如是而況天下百姓之休戚乎比年軍旅
之興兵食之費取足於東南固所不得已也然監司守令苟逃譴
責以不恤者謂之辦事以殘忍者謂之敢爲能以赤子爲念者有

幾如和糴軍儲和賃舟船之類名爲情願實是抑勒未易以一二數也詔令丁寧非不切至然終不能革者其弊在監司守令不得人耳使監司守令得人則百姓受實惠矣亦不在詔令之數下也近者有詔銓量監司郡守已嘗有罷黜者天下曉然皆知德意之厚然其閒宜罷而幸免者亦不少矣至於縣令尙未有澄汰甄別之法此正今日之急務也元元垂命於縣令可不爲之慮乎伏望陛下萬幾之暇令二三大臣講求所以甄別澄汰縣令之方使民安於業而頌聲興則和氣充溢豈復有愁歎之苦哉取進止

上高宗皇帝論遣使第二書

賈廷佐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爲憂惟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敵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

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效徒懷李
翱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
封章瀆犯天威自諒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見
道路沸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
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二十七日遂迎敵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
知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僞金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
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舜干羽以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
而致邪抑朝廷有大賢彼憚而爲此舉邪陛下自視二者若茫然
未有則敵人之所以昭陛下者正可以爲弔不可以爲賀亦有以
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王句踐因吳宰嚭以行成率眾來朝吳
王大喜過望以爲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詞詐僞慎不可聽
吳王怒賜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
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
之遷其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

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敵之玩我猶越人之陷吳爾彼日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以敵人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我母兄矣還我故地矣是彼之德我甚厚異日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敵甚謹而敵忌豫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於闔闔之中以聽彼詔盡是虛僞之詞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爲之寒心陛下縱以母兄爲辭臣事敵人偷爲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目戴黃屋主天下哉傳曰鳳鳥乘于風聖人因于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邊關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于河恆謹烽燧然後敢牧馬故曰遠人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撫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

不願爲陛下死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絕和議決之干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事請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敝莫先乎自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敵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怪駭陛下何不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以天下之大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之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甯不念自建炎以來數遣使臣

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畧無小效雖微考諱旦尙不得聞今日遽肯
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敵竟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遐荒之
所未有方敵之深入也席捲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
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是心安在陛下今日
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
已欲爲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
而況襟喉之地敵旣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
耳陛下雄才大畧春秋鼎盛儻於此時翻然易慮爲光武之爲則
萬世而下仰陛下爲聖主顧不韙哉臣竊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
告誡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爲國家號
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天以雷霆爲威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
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敵人
侮慢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
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兵此天意也陛下有將

有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爲文武用之不勝保守長江尙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異域哉陛下毋憚寇強謂不可敵漢武帝時君臣伊穉料單于馮浚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去病蹙皋蘭下斬折蘭盧侯二王而匈奴降自是匈奴大衄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身以直前雖匈奴之黠亦所不能當也李唐之初頡利嘗率眾百萬掃境入寇太宗欲刷恥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分出六路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爾今敵之罪惡過單于頡利甚遠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材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敵以我爲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